

凄凉千古兵戈地，春水方生鸥自闲。

诗载《方輶胜览》

笔者按：《昌山诗萃内编》所录周述的《草堂四咏》，《全宋诗》作《屏山草堂四咏》。其中第二首中的“封事如何乐采薪”，《全宋诗》作“封事何如乐采薪”。第四首中的“诗书满架酒盈缸”，《全宋诗》作“诗书堆满竹方床”。

笔者按：诗中第三句“凄凉千古兵戈地”，《全宋诗》作“凄凉千古干戈地”。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文学院）

濡须坞诗

南北安危限两关，迅流一去几时还。

钱谦益《吾炙集》及其他

朱则杰 陈凯玲

钱谦益辑《吾炙集》，是关于同时代人的一部诗歌选本，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自民国五年（1916）顷常熟丁氏刻入《虞山丛刻》，流布始广。198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据此影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取用更为方便（下引页码均据此本）。但有关此集本身，以及其他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就目前所知，为之补订几条。

一是关于编纂缘起。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十九《题交芦言怨集》曾说：“余年来采诗，撰《吾炙集》，盖兴起于遵王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829页）“遵王”指其族侄钱曾（遵王其字），今本《吾炙集》所收作者即以钱曾冠首。但王士禛《带经堂集》卷十四《渔洋诗十四（癸卯康熙二年，1663）稿》·方尔止言虞山先生近撰吾炙集，谬及鄙作，因寄二首》之二云（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程哲七略书堂刻本，第16页）：

白首文章老巨公，未遗许友八闽风。

如何百代抡骚雅，也许怜才到阿蒙？

自注说（见同页）：

先生寓书云：“偶爱许友诗，因仿《篋中集》例为此书。”“许友八闽风”，先生句也。

根据这个说法，则《吾炙集》编纂盖兴起于许友之诗。今本《吾炙集》所收作者以许友殿后，而入选作品据目录所列多达“一七首”（第3页），超过其他任何

一位作者（其中钱曾仅“十二首”），这或许也可以作为证明。其所引钱谦益《虞山位于钱谦益家乡常熟）诗句“许友八闽风”，出自《牧斋有学集》卷八《题许有介诗集》（同前，上册第383页。许友字有介）；惟“先生寓书”云云，则钱谦益有关著作内未见，可能已经佚失。

二是关于入选作者。今本《吾炙集》，目录列二十一家。其中第十一家“皖僧幼光”，与第十九家“西江半衲澄之”，同为钱澄之（幼光其字），因此实际为二十人。但除此之外，从其他资料中还能发现有些诗人本来也在其内，而今本却未见其人其诗。这方面，以今本徐兆玮跋概括最为集中，所举包括王士禛（号渔洋）、钱馥（字梅仙）、周容、黄与坚凡四人（见第21页）。其所据资料，具体分别为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三“平生知己”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6页。另可参见上引王士禛诗；又《渔洋诗话》卷下第五十九则，《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214页）、陈瑚《确庵文稿》卷十下《钱梅仙五十赠言》十首之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第315页）、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三《周征君墓幢铭》（可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860页）、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柳南随笔、续笔》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86页。其原引钱谦益《与黄庭表与坚》，可见《牧斋先生尺牍》卷一，《牧斋杂著》第四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362页），以及前及钱谦益《题交芦言怨集》等。而最近李圣华《方文著述考》一文“《螽山诗》一卷（清康熙抄本，佚）”条，又据《牧

斋有学集》卷二十二《送方尔止序》“点定《蠡山诗》一卷，贮《吾炙集》中”云云（原见同前，中册第 905 页），证明还应当有方文（字尔止，号蠡山）这一家（见《严迪昌先生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46 页。另可参见其《方文年谱》附录之一，以及正编卷七《晚年居游（康熙元年康熙八年）》“康熙二年癸卯（1663）”条有关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98 页、第 402-405 页）。这样，今本《吾炙集》至少已缺至五人，其“非完帙”更加无疑（同前，徐兆玮跋语）。

三是关于编者跋语。今本《吾炙集》卷末，录有钱谦益一则跋语，全文如下（第 21 页）：

余于采诗之候，撰《吾炙集》一编，盖唐人《篋中》之例，非敢以示人也。长干少年，疑余复有雌黄。戏题其后云：“杜陵矜重数篇诗，吾炙新编不汝欺。但恐旁人轻着眼，针师门有卖针儿。”闻者一笑而解。

此则跋语，实际是钱谦益《陆敕先诗稿序》中的一段文字，原见《牧斋有学集》卷十九（同前，中册第 825 页）。其中诗歌，亦曾见于《牧斋有学集》卷八，系《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之十五（同前，上册第 415 页）。然而后人一再将其误辑为钱谦益佚诗，并将其前“余于采诗之候”云云当作该诗的小序，总题为《戏题吾炙集后》（可见《牧斋杂著》第九种《牧斋集再补》，同前，下册第 911 页）。而其始作俑者，则实为该本《吾炙集》。

又，上引此诗，前及钱谦益《题交芦言怨集》也曾引用，但第二句“新编”作“新篇”，则该“篇”字与第一句“数篇”之“篇”显然犯重。此外已故郭绍虞、本师钱仲联和王蘧常三位共同纂辑的《万首论诗绝句》也曾录及此诗，而第三句“恐”字误作“空”，第四句“儿”字误作“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册第 197 页），例当一并更正。

附带关于已故刘声木《苕楚斋五笔》卷十“国朝诗品”条最末一段叙述《苕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下册第 1081 页）：

《吾炙集》于光绪 南槭草堂编入《佚丛甲集》，上海排印本，所录仅贰拾壹人，诗共贰百肆拾伍首。余颇疑其伪，决非出自尚书，盖后人所依托也。

据《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275 页），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排印本张继良（南槭其字）辑《佚丛甲集》，其中并无《吾炙集》。疑《佚丛甲集》收有钱谦益《牧斋集外诗》等，而所述《虞山丛刻》本《吾炙集》最末有张继良跋，刘声木盖牵连而误记；或者《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有误，亦未可知。

今人关于《吾炙集》的研究，以山东大学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第四章第二节第四部分“《吾炙集》的编选”最为详细（齐鲁书社 1996 年版，第 397-411 页）。又美国 Grinnell 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师余汝丰共同编著的《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也有专门考证（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40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蒋寅《清集读记》一文，其第二则“张进过录何义门钞本《吾炙集》”，则着重介绍一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张进钞本《吾炙集》”（《文献》杂志 1997 年第 1 期，第 96-99 页），为《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以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等书所未及（后者《吾炙集》著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中册第 1745 页，编号 19119；收藏单位见下册第 2810 页，转第 2195 页）。

最后说一下前及《牧斋杂著》第九种《牧斋集再补》所收一篇《唱和初集序》（同前，下册第 921-922 页），据注“辑自《听嘤堂四六新书》卷三”。但这篇序，实际已见《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同前，中册第 860-861 页），惟标题多“李梅公”三字，正文文字稍有异同而已。联系前述《戏题吾炙集后》来看，该《牧斋集再补》以及其前几种补遗著作，内中重出的作品可能还不在少数。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